

THE LAST BATTLE

最后一役

1945

柏林战役

The classic
recreation of
the battle for
Berlin

最后一役 柏林战役
根据历史事实改编
由著名导演执导
呈现最震撼人心的战争场面

主演：詹姆斯·卡梅隆 詹姆斯·卡梅隆
导演：詹姆斯·卡梅隆
编剧：詹姆斯·卡梅隆

Cornelius Ryan

中信出版集团

修订珍藏版

最后一役

1945
柏林战役

[美] 科尼利厄斯·瑞恩一著

王义国一译

董旻杰一校译

Cornelius Ryan

THE LAST BATTLE

The Classic History of the Battle for Berli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最后一役 : 1945 柏林战役 / (美) 科尼利厄斯·瑞

恩著 ; 王义国译. -- 2 版. -- 北京 : 中信出版社,

2018.5

(二战史诗三部曲·修订珍藏版)

书名原文 : The Last Battle: The Classic History

of the Battle for Berlin

ISBN 978-7-5086-8193-1

I . ①最… II . ①科… ②王… III . ①柏林战役 (1945)

IV . ①E19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40788 号

The Last Battle: The Classic History of the Battle for Berlin by Cornelius Ryan

Copyright © 1966 by Cornelius Ryan

Copyright renewed © 1994 by Victoria Ryan Bida and Geoffrey J.M.Ryan

by arrangement with McIntosh and Otis, Inc. through Bardón - 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最后一役 : 1945 柏林战役

(二战史诗三部曲·修订珍藏版)

著 者 : [美] 科尼利厄斯·瑞恩

译 者 : 王义国

出版发行 :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承 印 者 :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 17 插 页 : 32 字 数 : 394 千字

版 次 : 2018 年 5 月第 2 版

印 次 :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 : 01-2015-4621

广告经营许可证 :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 ISBN 978-7-5086-8193-1

定 价 : 6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问题, 本公司负责调换。

服务热线 : 400-600-8099

投稿邮箱 : author@citicpub.com

在论及战争中的事件时，我不敢从道听途说出发，也不敢基于我自己的观念。我所描述的，只是我的亲眼所见，如果系得知于他人，也是做了最仔细、最苛求的探究。这是一个困难的任务，因为同一个事件，目击者由于记忆不同，或者对事件的兴趣角度不同，给出的说法也大相径庭。因而大有可能的是，我的叙述严格基于史实的性质反而可能令人非常失望。不过，如果他想看到实际发生的事件的真实画面的话……他就一定会说，我所写的东西是有用的，而能够这样，我也就满足了。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卷一

初版序言

一部不朽的作品和它所描绘的战争深渊

“也许是当下全世界最才华横溢的记者！”

这是马尔科姆·马格里奇（Malcolm Muggeridge, 1903—1990）对本书作者瑞恩的赞誉。马格里奇是 20 世纪国际文化界最有影响的人士之一，著名作家、记者，当过爱丁堡大学的校长。1973 年，法国政府授予瑞恩荣誉军团骑士勋章时，马格里奇说了上述赞誉之辞。

科尼利厄斯·瑞恩（Cornelius Ryan, 1920—1974）出生于爱尔兰的都柏林，起初就读于爱尔兰公教兄弟会（Christian Brothers）学校，后来又在爱尔兰音乐学院主修小提琴。顺便说一句，公教兄弟会学校是为贫穷的天主教徒子弟提供受教育机会的机构。

瑞恩虽在大学主修的是音乐，但他更有志于写作。1941 年，他 21 岁的时候，加入了伦敦的路透社。1943 年，他加入位于伦敦的《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担任战地记者，而且参加了战斗，与美军第 8、第 9 航空队一起执行了 14 次飞行轰炸任务，报道了 D 日登陆以及巴顿将军的美军第 3 集团军穿越法国和德国的挺进情况。

欧战结束后，瑞恩又被派往太平洋战区，开办了《每日电讯报》的日本分社。1946年他被派往耶路撒冷，担任《每日电讯报》中东分社的社长，同时还担任《时代》(Time)周刊和位于圣路易的《快邮报》(Post Dispatch)的特约记者。所谓特约记者，也就是按篇幅取酬的记者。

1947年，瑞恩得到了一个职位，担任《时代》周刊的撰稿编辑，同时移民美国。1949年离开《时代》周刊之后，他在《新闻周刊》(Newsweek)短暂工作了一段时间，1950年担任《柯里尔》(Collier)双周刊的副主编，同年与凯瑟琳·摩根(Kathryn Morgan)结婚，并取得美国国籍。在《柯里尔》工作期间，瑞恩报道了美国的太空计划，并向美国公众介绍了沃纳·马格努斯·马克西米利安·冯·布劳恩男爵(Wernher Magnus Maximilian Freiherr von Braun, 1912—1977)，从而获得了巨大声誉。冯·布劳恩是德国火箭设计师，战后移居美国，1958年1月主持发射了美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探险者1号”。

1956年，《柯里尔》停刊，瑞恩随即开始《最长的一天》的研究和写作。《最长的一天》于1959年出版，大获成功并为他赢得国际声誉。1959年，他获得描写国外事务的最佳图书奖——克里斯托弗奖(Christopher Award)，1962年获得意大利的班加拉文学奖(Bancarella Prize)。《最长的一天》出版后，他立即加入《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继续新闻事业，同时又开始第二本关于二战的作品《最后一役》的研究与写作。这部作品于1965年出版。

1970年，瑞恩被诊断患有癌症，开始化疗。与此同时，他开始着手第三本二战作品《遥远的桥》的研究与写作。1973年，为了

表彰他在新闻和历史写作领域做出的贡献，他被授予法国荣誉军团骑士勋章。1974年，《遥远的桥》出版，俄亥俄大学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在为最后一本书进行宣传的旅途当中，他再次住进医院。1974年11月23日不幸去世。

瑞恩年仅54岁就英年早逝，令人扼腕。不过他的作品却为他赢得了不朽的声名，人们将世代记住这位最为才华横溢的记者。而这绝非溢美之词。

瑞恩的三部二战作品，按照写作与出版时间的先后，依次为《最长的一天》（1959）、《最后一役》（1965）、《遥远的桥》（1974）；但按照所反映的历史事件的顺序，则是《遥远的桥》次之，《最后一役》为第三。《最长的一天》描写的是“霸王”行动，也就是1944年6月6日的诺曼底登陆；《遥远的桥》描写的是1944年9月17日到26日，荷兰的“市场-花园”行动；《最后一役》则描写了1945年4月15日到5月10日盟军对柏林的进攻战役。这三部作品被公认为二战文学的经典作品，以20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发行，具有全球性影响。其中《最长的一天》和《遥远的桥》又被拍成电影，风靡全球，为人们所耳熟能详。

这三部作品，是历史文学作品，但最重要的首先是历史。写历史，首先就是要写出“信史”。

毋庸置疑，瑞恩才华横溢，早年的小提琴训练赋予了他乐音的精确性、优美的韵律感、敏锐的感受性和丰富的想象力。但写作纪实作品，他则铭记着历史学鼻祖修昔底德的教诲，那就是“严格基于史实”。瑞恩就是要写得“无一字无出处”。

他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我自然无力给出完整的答案。不过

首先我们应该记得，瑞恩是二战的亲历者。前面已经说过，他曾担任战地记者，与美军第8、第9航空队一起执行了14次飞行轰炸任务，报道了D日登陆。他参加过战斗，所以他笔下的作战场景读来才令人感到如此身临其境。

具体到《最后一役》一书，我恳请读者拨冗读一下本书后面的“作者致谢”一节，总共有2000人提供了信息，700多人参加了采访。作者既采访了艾森豪威尔、蒙哥马利等英美将领，也采访了科涅夫、崔可夫等苏联元帅，还采访了数量众多的德国将领，当然还有平民。这些采访绝非可有可无。作者特别提到，在为期3个月的时间里，他曾对德军名将戈特哈德·海因里希（Gotthard Heinrici）进行了无数次的采访，如果没有海因里希，这本书就写不出来。这既非客套也非过谦。如果没有海因里希，苏德两军的战斗就无法写得那么细腻逼真，也就无法让读者读得那么兴趣盎然。

作者还搜集、研究了大量资料，有若干历史档案在本书中第一次被解密。所以，前面提到他的作品的时候，都使用了“研究与写作”一语。当然，我们还应该记得，瑞恩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记者，他以历史资料、目击者的叙述、个人的回忆为线索，编织成丰富多彩的画面，展现了更为广阔的战役场景。在创造出令人满意的“大画面”上，瑞恩的才能是无与伦比的。

如此写来，才让众多的同行和读者由衷感叹，《最后一役》是“一个罕见的成就……世世代代的人都将予以关注”。

瑞恩用“迦太基”（Carthage）一词指称柏林，其中包含了他对历史的看法和对战争及其事件的理解。本书一开始就提到，柏林已经成为第二个迦太基。迦太基是古代最著名的城市之一，相传是由

推罗的腓尼基人于公元前 814 年所建，屡遭战祸，最终于公元 146 年被罗马人彻底毁灭。作者在这里把柏林比作第二个迦太基，别有深意。柏林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的战火得以平息的最后一仗，是对希特勒第三帝国发起的最后攻势。柏林作为欧洲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首都，在这场战役中被摧毁了。今之柏林，犹如古之迦太基，其结局令人叹息。

英语中有一个与迦太基有关的习语，叫“迦太基式和约”（Carthaginian peace），也就是对战败一方提出苛刻条件的和平条约。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最后一年，第三帝国所有的领导人人都知道大势已去，希特勒之外的其他重要领导人有不少想议和，有的做出了试探，有的想向西方单方面投降。但得到的回答只有一个：不得议和，只能投降；不能单方面投降，只能无条件投降。对德国来说，只有彻底的失败，别无其他出路。

何以如此？因为人人都要找德国人算账。19 世纪德国出版商卡尔·贝德克尔（Karl Baedeker）曾发行了《贝德克尔旅游指南》（*Baedeker guide for tourists*），而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又出现了“贝德克尔空袭”（Baedeker raids）一语，指 1942 年德国对英国历史胜迹和文化名城的一系列轰炸，那是名副其实的按图索骥大轰炸。现在，盟军以柏林为目标，开始了复仇。美国人白天轰炸，英国皇家空军晚上轰炸。毁坏的建筑物密集的地区，是德国空军在伦敦炸毁区域的 10 倍，伤亡数字则是在轰炸伦敦中死亡和受重伤者的 5 倍。

复仇！是的，“胜利”之外，复仇是柏林之役的第二个反复响彻的主题。要复仇的有敦刻尔克大撤退的老兵。1940 年五六月间，被德军围困的英军和其他盟国军队从这里撤往英国，实际上是被赶

到海上的，没能撤离的英军几乎都被消灭。要复仇的有法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期是法兰西历史中十分灰暗的一页。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雄贝当将军，到了二战无奈地向德军求和，当上傀儡政府元首并把法国拱手交给德国人，这成了法国人耻辱和悲哀的心病。要复仇的还有被地狱般的集中营深深震惊的盟军士兵……当然，最猛烈的复仇来自苏联军队。他们的仇恨来自斯大林格勒地狱般的废墟，来自被焚毁的数以万计的苏联村庄的焦土，来自被德军杀死的父兄们的鲜血，来自惨遭凌辱的母亲和姐妹绝望的眼神……而这种巨大的仇恨将转变为一种可怕的力量。事实上，在柏林之役中，正是这种仇恨使一部分苏联士兵变得残暴和凶狠，并以复仇的名义，在柏林城内四处抢劫、杀人、强奸……

就连某些德国人——他们对德军在苏联国土的行径，以及第三帝国在集中营犯下的暴行略知一二——也自知罪孽深重，在劫难逃，深感迦太基被夷为平地的梦魇可能要在柏林身上成为现实了。

当然，毕竟当时已是 20 世纪，人们到底理性多了，柏林虽然最终遭到了毁灭，但并没有被夷为平地。不过这种“迦太基式和约”的震撼力是无可估量的。失败越彻底，投降越无条件，后遗症也就越少。现在德国仍然在反思自己父辈的罪行，受到重创的威廉皇帝纪念教堂现在叫警世教堂，供人们凭吊忏悔，这种认罪的态度不可能与当年的彻底失败没有关系。

《最后一役》是对柏林战役扣人心弦的报道，又是有关普通人的故事，是有关军人和平民的故事。作者瑞恩深入军事和政治层面的内核，探讨了生存这个更为深刻的问题。如作者所说，在二战这个最血腥、最关键的时刻，“吃饭已经变得比爱更重要，躲藏比战

斗更有尊严，忍受比获得胜利在军事上更为正确”。

到这场最后一役时，希特勒的侵略政策已经给德意志民族带来了灭顶之灾。德意志民族本来是注重高雅体面的民族，曾经诞生了号称“3B”的世界一流音乐家——巴赫（Bach）、贝多芬（Beethoven）、勃拉姆斯（Brahms）。可是在柏林被围困时，人们的生存状况极其恶劣，有些细节无法细说，甚至一想起就令人作呕。在这种情况下，哪里还有体面尊严可言？更有甚者，有的柏林人居然哄抢商店。为了生存，人们竟堕落到如此地步！

我认为希特勒的最可恶之处，就在于他把全体人民拖入战争的深渊。希特勒进行的是“总体战”，最后导致德国总体战败以及被占领、被瓜分。他罪孽深重，却要全体德国人民替他背负罪责。

过去在入侵他国的时候，希特勒便推行“焦土政策”；现在德国战败，他又要在本土实施“焦土政策”，要求毁城，要求玉石俱焚，也就是要求民族的总体毁灭。所幸德国也不是铁板一块，他的“焦土政策”最终并没有在本土彻底实施，否则人们将何以继续生存下去？

虽然柏林的陷落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不过战争的胜负也只有在交手之后才能见分晓。就兵力而言，盟军有几个集团军群或者方面军，每个集团军群或者方面军都有几十万兵力，而且动用了西方世界几乎所有的钢铁和弹药，德军也是穷举国之力血战到底，战斗的惨烈程度、给双方带来的伤亡，自可想见。

在翻译《最后一役》的过程中，我不由得一再痛感，战争的最大伤亡者是平民，不能再有战争了。今天的人们已经更为理性，

不仅德国应该反省，而且参战各国都应该反省，整个人类都应该反省。

在翻译《最后一役》的过程中，感慨不时涌现，上述只不过略陈一二而已，而且也未能尽意。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遭遇的空前浩劫，战后反思是人类在付出了高昂代价后留给后人的珍贵遗产。

王义国

前言

1945 年 4 月 16 日，星期一，A 日

柏林之战，对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发动的最后一击，开始于 1945 年 4 月 16 日，星期一，凌晨 4 点整——西方盟军称之为 A 日¹。在一瞬间，离德国首都东部不到 62 公里的地方，涨水的奥得河上方的夜空中突然燃起了红色的火焰，令人目瞪口呆的战斗即将打响，苏联人对这座城市的进攻也由此开始。

几乎同时，美军第 9 集团军各部正在远离柏林——回过头来向西行军，他们要在唐格明德（Tangermünde）和巴尔比（Barby）之间的易北河沿岸占领新的阵地。早在 4 月 14 日艾森豪威尔将军就做出决定，下令英美盟军停止在德国境内的大规模突进。“柏林，”他说道，“不再是首要军事目标了。”当美军部队接到命令时，有些部队离柏林只有 70 多公里。

苏联发起进攻的时候，柏林人在被炸成瓦砾的城市里静候着，

1 A 日（A-Day），意为“开始日”。原书第 122 页说：“那个行动预定开始的日期被指定为‘A 日’，它将取决于盟军向柏林推进的速度。”本书脚注，如无特别说明，均为译者注。

麻木而恐惧，他们坚持当下唯一有价值的政治学——“生存政治学”。吃饭已经变得比爱更重要，躲藏比战斗更有尊严，忍受比获得胜利在军事上更为正确。

下面就是这场最后一役的故事——对柏林的进攻和占领。尽管本书叙述了战斗经过，但它却并非军事类的报道。更为贴切地说，它是普通人的故事，这些军人和平民不得被卷入随着失败和胜利而来的绝望、沮丧、恐惧和强暴之中。

初版序言 *i*

前言 *ix*

第1部 城市 1

莱克沙伊特博士独自演奏着告别曲，轻轻地唱出了声，眼里满含热泪。当炸弹在克罗依茨贝格区各处爆炸的时候，附近的乌尔班医院里心存怀疑的病人以及在毗邻的地下室里躲避的人们，都听见了梅兰希通教堂里的风琴奏出的那首古老圣歌：“发自内心最深处的需要，我向你哭泣。”

第2部 将军 61

“在进攻显然已鼓衰力尽之时，”古德里安说道，“我恳求希特勒，把我们的部队从阿登高原撤出，调回东线，我们估计苏军随时都有可能发动猛攻。没有用——他拒不相信我们对苏军力量的判断。”

第3部 目标 105

4天以前，丘吉尔和艾森豪威尔将军一起去了德国，亲眼见证了盟国大军横渡莱茵河的恢宏战斗。当这场历史性的进攻拉开帷幕时，

丘吉尔对艾森豪威尔说：“我亲爱的将军，德国被打败了。我们逮住了他，他完了。”

.....

柏林在政治上也敞开了大门，三巨头从来没有到底应该由谁攻占柏林而伤脑筋。柏林是一个公开的目标，先到先得！

第4部 决策 173

“柏林显然是我们的首要目标，敌人为了固守柏林，有可能集中绝大部分兵力。因此，我认为应该集中全部兵力和物资迅速向柏林挺进，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鉴于我们的战略应和苏联人协调一致，我们也得考虑其他目标。”

第5部 战役 333

“一开始，由于不习惯亮光，我眼前全是黑圈，什么也看不清。接下来我四下张望，阳光明媚，春天来了，树开花了，微风轻柔。即使在这个备受折磨的垂死的城市里，大自然也带回了生命。在此之前没有什么东西曾触动过我，所有的情感都死去了。但当我眺望着远处的公园，看着那儿已经到来的春色，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自从这一切开始以来，我第一次哭了。”

伤亡小记 520

作者致谢 522

第 1 部

城市

Part One

The City